

黎以冲突的根源及影响

姚丽丽

(内蒙古民族大学 政法与历史学院, 内蒙古 通辽 028043)

[摘要] 2009年2月,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冲突再度升级,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黎以冲突既是自身历史遗留问题的延续,同时更是外部势力插手干涉所致。黎以冲突对中东和平进程产生了较大影响。

[关键词] 黎以冲突;根源;影响

[中图分类号] K1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149(2011)03-0046-02

长期以来,黎巴嫩与以色列一直处于敌对状态。黎巴嫩是阿拉伯联盟的成员,又属于同以色列接壤的“阿拉伯前线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起,由于巴解组织转移到黎巴嫩并以黎南部作为对抗以色列的主要基地,以及真主党以黎巴嫩为基地打击以色列,黎以冲突愈演愈烈,并使黎巴嫩深深陷入阿以冲突之中。黎以冲突的继续和升级对中东国际关系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黎以冲突的根源

黎巴嫩问题实际上反映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东各种矛盾冲突既是自身历史遗留问题的延续,同时更是外部势力插手干涉的病疾。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大国霸权政治的横行,对弱小民族利益的任意践踏成为各种地区激进势力乃至恐怖主义滋生的根源之一。

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位于地中海东岸的黎巴嫩习惯上被认为是阿拉伯大家庭中的成员之一,但它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成员。历史上的黎巴嫩有过极为辉煌的时期,它是腓尼基文明的诞生地,对环地中海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她还是耶稣的门徒最早传播基督教义的地区,是基督教最古老的教派——马龙派维持了千余年传统的栖息地,是基督教各派势力在西亚北非最顽固的据点,同时也是从未被伊斯兰教势力完全征服的地区。直到20世纪60年代黎巴嫩这个“阿拉伯国家”的大多数国民仍是基督教徒。时至今日,黎巴嫩的人口构成是包括德鲁兹人在内的伊斯兰教各派教徒占54%。基督教各派教徒占46%。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黎巴嫩传播以来,人口不多的黎巴嫩就容纳了两大宗教的众多派别。黎巴嫩的各个宗教派别代表着不同的家族和政党利益,长期以来家族和政党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并逐渐形成教派割据。^[1]教派平衡是黎巴嫩社会稳定的基础,一旦受到某一方面的挑战,国家必陷入内乱。从地缘位置来看,黎

巴嫩位于西亚南部地中海东岸的中心,地处欧、亚、非三洲的要冲,扼守东西咽喉要道。背依小亚细亚,遥瞰欧、非大陆,代表着进入一个大的地区性市场的入口。其东面和北面与叙利亚交界,南面与以色列接壤,西濒地中海。境内低地、平原、谷地、山区纵横其间,河流众多,地形相当复杂,地缘政治、经济极其重要,有史以来即为外部强权必争之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埃及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后,以色列南部面对的压力相对减弱。而叙以边境因为以色列控制着戈兰高地而暂时平静下来。惟有以色列北部黎以边境的巴解组织与驻黎巴嫩的叙利亚军队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现实的威胁。自从巴解组织以黎巴嫩南部作为对抗以色列的主要基地后,黎南部局势持续紧张。以色列虽然对巴解组织基地多次采取“先发制人”的惩罚性打击,但黎南部对以仍然是个难题。黎内战爆发后,黎南部问题更趋突出。黎政府受到内外压力,要它派政府军去接管其南部,以色列又担心那些准备去接管黎南部的黎政府军主要是叙利亚控制下的部队,它们驻扎在黎以边境会使局势更为复杂。因此,以色列认为,确保北部安全是其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若想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只有摧毁黎巴嫩境内的巴解武装和驻叙黎军,在黎巴嫩扶植亲以政权,方能解除对其北部安全的威胁。

大国的介入更使黎以冲突复杂化。黎以冲突时间之长超出了我们很多人的预期,这与美国在中东推行的政策有关,其中之一就是推行“大中东计划”。与传统的美国中东政策相比,美国新时期中东政策是一种颠覆性的政策,这种颠覆性政策破坏了中东既定的政治秩序,使地区力量对比更加失衡。由于阿以力量对比愈益失衡,以色列才敢如此嚣张,屡次大打出手。换句话说,美国这种破坏性的中东政策使得中东变得更加动荡,格局变得更加脆弱,也更容易爆发新的

*[作者简介] 姚丽丽,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冲突。

2006年夏天爆发的这次黎以冲突,美国一反常态,公开表示支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布什政府这一推波助澜的做法耐人寻味。美国国务卿赖斯在黎以冲突爆发后进行了首次中东之行,明确提出了“新中东”的概念,表示美国希望此次冲突能够带来“一个不同以往的中东:一个新的中东”,并称这是“一个新中东诞生前的阵痛”。所谓新中东就是顺从美国意志、并保持分裂制衡状态的中东,主要是沙特、科威特等亲美国国家;所谓老中东就是反抗美国意志需要被改造的中东,则主要指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朗。“新中东”意味着美国控制中东,在美国看来,实现这一计划有诸多障碍——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抵抗组织、叙利亚和伊朗政府。在“新中东”计划内,应该没有任何抵抗运动,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抵抗力量必须被消灭,这实际就是布什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按照美国的设想,就是要借助以色列之手实现“打压真主党,削弱叙利亚,孤立伊朗”的目标,清除实现“大中东民主计划”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埃及中东问题专家阿兹米·巴沙拉指出,事实上,无论老中东计划也好,新中东计划也罢,都是美国为实现其大中东战略的手段,其目的是打击那些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抵抗力量,扫清阻挡美国全面控制中东的障碍。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穆罕默德·马赫迪·阿卡夫则认为,布什政府的新中东计划的核心就是针对中东地区的伊斯兰运动。美国的目的是破坏伊斯兰运动,把它们排除在该地区新的政治秩序之外,美伊(朗)在黎巴嫩的争夺已经越来越明显,黎以冲突也越发显现出美伊“代理人战争”的特征。伊朗希望借黎以冲突把局势搞乱,转移国际社会对伊朗核问题的注意力;美国试图利用黎以冲突之机,借其中东盟友以色列之手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打击其幕后的支持者伊朗和叙利亚,借机重整中东。

美国认为,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主要后台是伊朗,由于伊朗政权“缺乏民主”并支持恐怖主义,伊朗研制核武器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是“灾难性的”,美国要想在中东进一步推进其民主化进程以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确保对中东及其战略资源的控制与支配权,其最大的障碍也是伊朗,因此,在黎以危机中,全面打击伊朗在中东的势力是美国默许以色列全面进攻真主党最直接的原因,对真主党进一步穷追猛打,对黎巴嫩进行其“民主化”进程改造,这可以说是美国中东新战略的目标之一。

二、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

首先,黎以冲突使美国按照戴维营模式推进中东和平进程的努力受到沉重打击。

在埃及、约旦与以色列讲和后,与以仍存在领土争端的还有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其中巴以问题最为复杂和棘手,它不仅关系到双方的边界划分,还牵涉到巴难民回归、耶路撒冷最终地位和犹太人定居点及水资源等与双方切身

利益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美国力促各方通过接触、和谈、签约等方式实现中东和平,由于阿以双方历史积怨极深,现实利益相互交织,外部势力频繁插手等原因,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阿以冲突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过份偏袒以色列,引起阿拉伯国家的普遍不满。因此,叙、黎、以之间的矛盾与纠葛其复杂性与棘手性绝不亚于巴以冲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黎巴嫩内战、黎巴嫩战争、黎以边界的巴以冲突、南黎“安全区”的建立、真主党的建立以及与以色列发生的多次武装冲突等对黎巴嫩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中,黎以双方均以暴易暴,恶性循环,每次冲突都会给双方带来重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尤其在安全区内,真主党与以色列的武装冲突使以色列也付出惨重代价。据统计,在1978~2000共22年期间,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死亡1580人,伤6485人,大大高于六五战争,十月战争两次中东战争的伤亡总和。^[2]冲突都会使双方采取更加强硬与激进的行动,有关各方为和平进程付出的努力付诸东流,中东和平进程因此受挫,所谓“和平谈判”也已基本被“停火谈判”所取代。

其次,黎以冲突以及叙黎特殊关系对中东和平进程,尤其是黎以和谈与叙以和谈有着重要影响。

尽管真主党是伊朗一手培植起来的,但由于伊朗的援助必须经由叙利亚才能到真主党手中,真主党的基地是叙利亚控制的贝卡谷地,因此,真主党的任何重大行动必须经过叙利亚的同意才能实施,至少要得到叙利亚的默许。因此,真主党逐渐成为叙利亚手中对抗以色列的王牌。上世纪90年代初黎巴嫩内战结束,国内各政治派别都达成和解并解除了武装,唯独真主党是个例外。因此,自成立之日起,真主党与以色列的武装冲突一直是阿以冲突的主要热点,并且因叙利亚与伊朗的幕后支持而使问题变得复杂化,阻碍着中东和平进程的顺利进行。但它若想限制真主党的活动,必须首先与与叙利亚协调,在叙以谈判中,以色列要求叙利亚放弃对真主党的支持,但因戈兰高地陷入僵局,叙利亚不可能在没有收复失地的情况下放弃对真主党的支持。以色列则是通过轰炸黎巴嫩,向叙利亚施压,迫使其约束真主党的行动。每当真主党的袭击导致黎以冲突升级,叙利亚也会在适当时机向真主党施压,停止冲突,实际上,真主党成了叙以、黎以谈判中的棋子。^[3]黎真主党仍是叙手中的一张“王牌”,随时可以用来“教训”以色列。这也是黎巴嫩与以色列大动干戈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 [1]余建华.黎巴嫩战乱不息的历史缘由[J].世界历史,1993,(3).
- [2]陈克勤.以色列撤军黎巴嫩的前因后果[N].光明日报,2000-6-9.
- [3]殷罡.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2.77.

〔责任校对 龚田彪〕